

血淚苦讀記

(本文插圖刊第44、45頁)

● 張明文（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張賈店村傻九兒子

中國大陸河南省安陽縣城西四十五華里，水治鎮東北九華里的東賈店村，是我出生的地方。全村大多姓張，我們張家在這裏首先落戶，因此又叫做張家賈店或張賈店村。

我家是村中大族，曾祖父生祖父奉先公等弟兄四人，祖父生父親哲梁公等弟兄五人。我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生。我出生時父親三十多歲，因我前面的兩個哥哥夭亡，父親已是晚年得子。由於戰亂流離，我未能略盡孝養，父親更未能得我一點接濟！祖父、父親均信奉基督教，母親抱著我轉九個場（註：村莊周圍，莊稼收割後打麥打穀的場地。）然後丟棄，待人撿去，再以粗糠換回。轉九個場，取其音「久長」；丟棄後以粗糠換回，表示不珍貴，免遭天忌，又期容易養大成人；復以在堂兄弟大排行中我是老九，所以用「九長」為乳名，舍弟明標老十，小我五歲。

小時候我不很靈光，譬如向前甩石頭時，因石頭出手太快，反落在背後。所以從我的親人以至伯叔堂兄弟姐妹嬪嫂等，常喊我「傻九的」，真傻呢！

遠別離獨自行千里

三個姐姐都長我十歲以上。父親思想開明，在村莊中創風氣之先，不許三個姐姐纏腳，把她們全都送學堂讀書。大姐明榮（耀華），曾作過家鄉的放足委員；二姐明英，曾任水治鎮女子小學校長。三姐明新，亦進過學堂。父親對我和弟弟明標，殷切期勉努力讀書，求上進。若非戰亂，我相信我們不僅能上北平最好的大學，當也能在學術上有卓越成就。

七歲啓蒙，在鄉村小學讀書。水治鎮和鄉下的暑假時間不同，鄉下配合農忙收割時間。所以當村中學堂放假，父親就送我到二姐的學校去附讀。在全部女生中我是惟一的男生。把「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形容給完全顛倒過來。抗曰戰起，村中學堂及二姐在水治鎮的女子小學都關閉。改讀私塾一年，讀四書五經及習毛筆字。

大姐家居住的村莊中多半信奉基督教，村中有一位牧師名叫劉成章。廿八年，在劉牧師主持下於林縣太行山腳辦了一所教會學校：「中華

基督教鄉村道學院」，地點在李家莊；在距一、二華里的鄉村秦家莊也設立了一所毛衣編織工廠，離我們張賈店村約一百華里。父親把我送到那裏讀書，真是：「小小的年紀，遠別離，離開父，離開母，離開兄弟姐妹們，獨自行千里……」

沒有課本，學算術就憑老師的黑板粉筆，學生的石板石筆。就在那時老師為我的數學已繁下了根基。每天第一節都是教會崇拜，禮拜天更會到山腰溪澗裏樹園作主日崇拜，飽嘗豐盛的靈糧，也享盡大自然的美景。

當地駐的是新五軍，屬中央政府。到了民國卅一年暑假，日本人掃蕩林縣。我們逃到山澗荒野躲避日軍。夜間隨時提防野狼的侵襲，一夜數驚，從睡夢中醒來吼叫趕狼，日間從山巔遠望，但見學校所在地濃煙上升，是日本人縱火。我們曾被日軍追殺，師生中有因之喪生的，我也被迫結束了一年的學業，失學的痛苦，欲哭無淚。

同年暑假，先到城裏五叔哲源（清亭）家暫住，準備在城裏入學。五叔在城裏做生意，他是文運書局的董事長兼經理。同住的有堂兄明山。五叔請人考試我們兩人，認為程度差。開學，堂哥和我入安陽第三小學六年級，表弟李積田已在該校讀五年級。我們堂表兄弟是僅有住校的三人。我在學校表現得非常好，深受教導主任和訓導主任的喜愛。

那時西華門的彰德中學，正好增設高中一年級，在招生時，初中一年級同時第二次招生。這是開學一個月以後的事。我瞞著五叔和學校去報

考且考取了，是五叔想不到的事。雖晚到校一個多月，英文等課須從頭來，却能追上第一次招生考取的同學；第一學期及以後至畢業各學期，我都在前三名以內，更是五叔想不到的。

父親無論送我到學校或每次到學校來看我，都告誡說：「在學校要好好用功！」母親更是每當暑假我回家時，據進懷裏，摸著我顯露的肋骨，說：「孩子在學校不要太用功了，要注意身體。」

初中三年，老師都是第一流的，奠定我日後不進補習班也能考取大學的自修能力。

顛沛流離不忘讀書

民國三十四年畢業考試中，「八路軍」圍城。有家歸不得的愁苦，沖淡了日本人投降的喜悅。——甚至不記得有那份喜悅！——我終於不顧一切要回家，一出城就被押解，一村一村遞送，至水冶鎮宿一夜，再盤查後始放行返家。由此時開始，為期一年半，我不僅輟學，且如做了一場噩夢。父親被鬥爭、拖打。爹娘和我三人同時被吊在我家庭院中的三棵大樹上受拷打。

二伯父曾作過自衛隊長，二伯父的三子明法哥也參加過自衛隊，父親的受鬥爭除財富外，作

保讓明法哥得以逃命到國軍所在地，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時代及社會結構的改變，兼以父親染病，長久不癒，我得下田工作，挑起管家的重擔，而不忍撇下雙親逃往城裏去升學。直到有一天，還鄉團以迫擊砲機關槍夜襲，把我們給搶救

出來。沒有動產帶出來，苦了父親，除了全家的生活，仍供弟弟和我讀書。是年春季，我入安高預科。而原來同班同學都已是高二了。

安高預科及安高，同在城北洹上村袁宅（袁世凱故居）。卅六年共軍又圍城，蒙政府照顧，均以第一批空運新鄉後轉鄭州。借住鄭州中學，環境很亂，生活極不正常，我含着眼淚在鬧中取靜，每天三次用餐以外的時間，都到距離很近的城牆上去看書苦讀。暑假，安高在鄭州招生，我很容易就考取了。歷史劉（教歷史的名師劉鋪）雖是二姐夫劉鋪的哥哥，我不僅不為考學校的事去找過他，其他的事也不會去找過他。

安高在密縣天仙廟復學。密縣多煤礦，每天晚自習完畢，都在煤礦的機器聲中及煤氣燈的照明下走回住處。曾兩三次因避共軍而退回鄭州。下學期，學校遷移到鄭州西郊上課。暑假，別的同學多入夏令營或到別處，我則留校把三角複習了兩三本，高的課程我趕得上正常學校的好學生。三十七年春鄭州失守，學校化整為零，每人背一背包，沿鐵路南下流亡，先在徐州短期停留後，轉往南京，在下關車站住了一個星期，我連再遊歷不遲。——一去三十多年，還未能償宿願，——兵荒馬亂中我仍沉浸在課本裡。

學校遷江西樟樹鎮小住後轉江西高安縣，在槎溪村復校，住民間祠堂。雖不再正式上課，我遵照國文教員許凌壹老師的訓勉「三更燈火五更鶴，正是男兒立志時」，努力不懈；因營養不良，仿效古人「頭懸樑，錐刺股」之提振精神法，

延長讀書時間，在一根燈芯燃的菜油燈下熬夜苦讀。安高和安中僅一里之隔，弟弟在安中讀一年級，他常常隨同學在樟樹鎮與上海市之間跑單幫，一趟賺幾個大頭。後經我阻止下，又跑了一趟即不告而別。時共軍渡江，安高再南遷，安中留下，我們兄弟就分開了，這是三十八年的事。許多年來，我一直很矛盾，又期望在臺灣或其它自由地區能碰到弟弟；也期望他轉回到家鄉，有一子在雙親堂前盡孝。

南遷途中，擠攀火車頂，接火車鍋爐漏出的水解渴，就這樣逃難到了衡陽。政府再也救濟不上，學校解散。那時校長是喬昭然，同學無論是一、二、三年級，都給一臨時畢業證書。我才二年級，也領到證書，日後發生大用。擺在面前的是兩條路，一條是從軍，進陸軍訓練司令部入伍生總隊到臺灣，另一條是入青年救國團往廣西桂林，後來，由越南富國島返臺。我選擇了前者，和梁漢傑兄攜手前往報名。在廣州候船來臺時，我仍是在街道的電桿下，藉著亮度不夠的燈光，手不釋卷的讀書作數學題。

乘海湘輪到了臺灣，由高雄入港，夜晚抵臺南，在學長們紅短褲的隊伍迎接下進入宿町營房（成大現在的光復校區）。頭幾天我還摸摸書本，後來全放棄了，那種環境幾乎沒有任何一分鐘是屬於你自己的。原以為來臺灣祇是國共雙方的拉鋸戰，轉眼就又可回去的。誰知這一來就將近四十年還回不去。

訓練總隊當上排長

參加聯考錄取師大

我以傑出排長被調到司令部，雖蒙各級長官厚愛，中間難免有不如意之時。每至此便拾起書

民國三十九年，我順利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四軍官訓練班第十九期，在入學前得悉海軍機校及官校招生，雖知海軍機校適合我，因海陸軍門戶之見，想去報考是何等困難！感謝一團三營副營長及營長，他們敢擔當，在我爲了前途，去見他們時淚如雨落的懇求下，特准我去報考。我對高雄「凱歸來」那個海軍招考體檢的地方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先體檢後筆試，結果我以體檢未通過而不能在筆試上一顯身手。我的印象是：因爲我去體檢時穿一身學生兵服裝，他們要取的是文學生，就已經註定是不取，而摒棄門外了。

軍訓班畢業，急於下部隊赴前線首先反攻大陸，因而未入陸軍官校二十四期，結果却因挑選下者，和梁漢傑兄攜手前往報名。當時升學指導，有一本封面印「到大學去」，我特抱持該書照像留念。直到四十二年分發部隊，先在二〇七師司令部勤訓隊，和程世耀兄兩人負責全隊的管理訓練，後轉到臺北師管區補充兵第一團（後改爲第一訓練中心）當選了全國最傑出的排長，才忙得把升學忘掉。

考上成大修完碩士

本，又興起升學之念，以忘去煩惱。我調司令部本部任連長一年中，各門課全都準備過，在大專聯考時，休了幾天假，住進臺北軍人之友社，第一次參加聯考。我考取了。那時，填志願可不必填那麼多，最後問考生「如果你所填志願都滿後，願不願意分配？」我填「願意」，結果分配師大數學系。那是四十七年，因金門八二三砲戰，我願早日爲國效命，放棄就讀，國防部曾予嘉勉。四十八年，我以不願錯過升少校機會，未報考；那年，我以中央單位特保最優人員蒙先總統蔣公召見。四十九年，仍在當連長期間，又報考了。考前連續休一個月假，住臺北基隆路的陸軍八一六醫院大宿舍，每天一早就拎着一瓶注射葡萄糖瓶子的白開水，到臺大校園去看書。中午在臺大購食，僅維持不餓而非食飽。考前頭一天去看考場，是蹬足踏車前往，這一來回，可够累了。晚上想早點睡，充分休息，除兩腿酸痛外，偏又遇收音機中播出「慶生會」，吵鬧得很。盼著偏睡不著，就這樣接近一夜失眠去考的，考試的成績大打折扣。若無那些影響，頭腦清醒，準可考取臺大的，却落得榜上無名——三百多分，可考取公立學校，但以未填那麼多志願而未錄取。因爲我有過考取大學的記錄，且繼續準備考大學，在入大學之前，同事中已有人給我冠上「博士」的頭銜。又因爲我對吃喝嫖賭四大皆空，更有人把我以「聖人」稱之。雖都是戲謔稱呼，想不到日後我終於拿到博士學位。

民國五十年又考，考取成大數學系後轉物理系。在大學讀書，我雖心有餘而力不足，在成績上拼不過小我十歲以上的小伙子。惟無論做人及做學問，都受他們敬愛。畢業後，五十五年直接考進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惟獨此一研究所准於考取後再繳國防部許可證明，別的研究所則無一試機會。考取後仍一時拿不到許可證明，雖學校准許入學，仍須每週回臺北中正理工學院擔任助教帶實驗課，非常辛苦。

拿到碩士學位後，奉分配到中山科學研究院工作。又一年，我才結婚；婚禮是由當時教育部長兼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閻振興博士證婚，在證婚致詞中及在我婚後均予勉勵。內子趙淑德女士，現在是國立中興大學的教授兼地政系主任，那時才祇是助教。我上進的雄心未泯，內子又從旁鼓勵，所以我絲毫不忘懈，仍時時刻刻在求上進。

赴美攻讀光學博士

六十年春，中山科學院送我赴美就讀，美國兩個全世界光學聞名的學府都給我入學許可。上天安排，使我入亞利桑那大學光學科學中心就讀。我是那裏的第一個中國人，第一個拿到光學博士學位返國，那是民國六十四年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及總統召見，電視訪問、電臺廣播及各報紙刊登，一度成爲「新聞人物」。我不敢以此沾沾自喜，喜的是這些媒介對國內的光學發展有鼓勵；又設立了尤德（美國一同學）光學獎學金及多次舉辦光電研討會等，總望有引導作用。

在中山科學研究院工作至七十一年十一月，

因大學研究所需光電人才，執政黨中央黨部蔣先生秘書長商請國防部長准許我得以上校提前退伍，至交大光電工程研究所作專任教授；七十二年夏又調我到中央大學任光電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七十六年八月，中大光電科學研究中心成立，升任中心主任。

由於刻苦耐勞，奮鬥不懈，勤儉樸實，忠厚熱忱，雖無特別人事物力，而又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仍多少有點成就。民國七十六年這一年是很有收成的一年。

在國內：我被選爲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理事長，任期三年至七十八年底。光學工程是尖端科技之一，會員將達千人，光電學會學術地位在國內及國際上均受重視。

任國際光學副會長

我同時被選爲中華民國太陽能學會理事，任期亦三年至七十八年底。該學會現任理事長爲私立中原大學尹士豪校長，前任理事長是國立成功

大學夏漢民校長。七六年年會上，本人復被選爲常務理事。

在國際上，美國光學學會實乃國際性學會，

會員遍佈四十多個進步國家，連俄國也有美國光學會員。故在該學會中設國際活動委員會，委員會委員九人，除美國三位外，餘六位爲：我中華

民國、日本、德、英、加及中共各一位。中共一

本人復於七十六年八月在加拿大舉行之國際光學委員會第十四屆大會上被選爲國際光學委員會副會長，在三十多個會員國中，二十多個國家有副會長候選人的情形下承蒙國際人士的愛重使我當選，任期三年，至七十九年九月止。

得着這些，那裏有空閒去虛擲光陰，若讀書求學時或工作時不專注，絕對得不到這些。除這些外，我還得到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除美麗賢淑的太太外，女兒玉君高二；兩個兒子，長子光遠六年級，次子道遠三年級，都還聰明伶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以此自勉多年如一日，自應永遠精神專注，奮鬥不懈。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